一位爱玩的年轻人决定将居住的城市变成自己和伙伴们的游乐场。她的玩耍方式叫citywalk，是个缘起于伦敦的概念，顾名思义，在city里walk，和遇到的人打招呼。她相信，只要有寻找快乐的能力，街头巷尾也可以变得很好玩。她带着朋友们去参观城市里一个平平无奇的公共厕所，去巷子里玩一场捉迷藏，或者干脆就是聚起来一个社区一起唱歌。在游荡之中，认识城市，也找到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区之间的连接。

一场场城市里的游荡，也就是活在附近，活在当下，关照身边的人，关注当下的生活，认真欣赏云彩、植物和街道，吃好每顿饭。她相信，每天好好过，未来，结果也不会差的。

撰文丨卫潇雨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
那我给您唱首歌吧！

去年三月，杭州的花儿都开了。那时候我还在上班，办公室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，楼下还有两棵樱花树，好几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都想跑出去放风筝，可是却得上班。

在为不能放风筝苦恼的时候，我去闲鱼上算命。9块9的塔罗牌，其实还有19块9的，我觉得有点贵。塔罗牌姐姐说，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我这辈子发不了大财了，好消息是，也不至于过得太落魄。

我干脆决定，辞职吧！反正赚不了大钱，不如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第二天，我就辞职了，去放风筝。

辞职前，我在新闻学院读了四年书，毕业后做了三年记者。记者是个相当好玩的工作，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和各种人聊天，了解城市各个角落是怎么运转的。辞职后，我试着从过去的生活经验里跳出来，寻找一条“读大学，进大厂”之外，我自己的人生路径。

反正辞职了，那就玩呗。我的玩耍方式叫citywalk，是个缘起于伦敦的概念，顾名思义，在city里walk，和遇到的人打招呼。我一直相信，只要有寻找快乐的能力，街头巷尾也可以变得很好玩。前几年还有个流行词“真人图书馆”，每个人都像一座图书馆，每个人都有故事，和不同的人聊天，就像翻开一本书一样美妙。

比如我在凤起路认识的一个男人，造型独特，头发比脸还长。我们混熟以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在网上很有名，还有人给他写诗。

我搜到了2016年的报道，标题就叫“杭州老炮儿”。这个发型他已经留了30多年，以前，他发现头发掉得厉害，发际线越来越高，给他做头发的Tony说，不如把头发立起来，显得人挺拔。他觉得非常满意，很精神，也霸气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他上新闻的照片

这个头发很麻烦，为了保持发型，他平常不能洗头，洗澡的时候头上要套着塑料袋，出门必须带雨伞，以免头发被淋湿，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也只能侧躺着两边睡。亲戚们说他这个发型给人的印象不像好人，几年前，他在杭州坐地铁，被人拍下来，说他是“不明物体”，跟帖嘲笑了好几百条。

但他很乐观，从自己家接了水管，把楼道口的公共绿地打理成了一片花园，从假山到国旗，看起来相当气派。我每次路过凤起路都会去他的花园转一圈，看看能不能碰上他，和他聊聊天，学习一点发型养护知识和花艺种植技巧。

“杭州老炮儿”和他的花园

项飙有个很有趣的比喻——中国人像蜂鸟，振动翅膀悬在空中，“中国整个社会都在悬浮着……不对当下做深刻的思考，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某一目标。”我就想，蜂鸟一直在飞，该多累啊，停在花瓣上应该能让自己舒服点。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，不做一直振翅的蜂鸟，成为可以落在花瓣上的蝴蝶。

我去到广场上，和舞龙的大爷学舞龙，遇到一位84岁的大爷，说他身体可好了，当街表演了劈叉。路过一家麻将店，门口贴着字条“本人另有发展”，我进去问，你要干啥？店主大哥说他决定转行，进军足疗业。于是，我们探讨了“足疗和麻将哪个才是未来的风口”。

还有一次，我路过了卖音响的店，店主坐在电脑椅上玩扫雷。我说天呐，我小学时候就不流行这个了！他说，没办法呀，无聊呗！我说，那我给您唱首歌吧！

我们唱歌的音响店，外面看起来非常破

毕竟是卖音响的店，店主站起来，打开了专业的卡拉OK设备，还有个巨大的投影仪。我们唱了很多首歌，因为太热闹了，周围的居民们都围过来，把小屋子站满了。有个红衣服的阿姨凑上来，点了首《女人没有错》。

我说，不会呀！阿姨说，学呗！好在那首歌旋律简单，边唱边学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歌词：女人没有错，都是男人惹的祸。

在我过去规规矩矩的人生里，我是不会这么干的。怕丢脸，也怕危险，因此主动或被动地拒绝了生命的很多可能性。现在觉得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

阿姨正在唱“女人没有错”

关心一群鸟的迁徙

刚辞职的时候，我给自己留了一年的自由时间，尼尔盖曼写，一切有关阅读和想象，诸如神话、漫画、书籍、影视，这些东西像堆肥，漆黑粘稠地搅和在一起，或许枯萎或许腐败，但最终滋养了我们的生命。

我的旅行，我的散步，这些漫无目的的闲逛时间，都是在给自己缓慢的堆肥。在杭州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去更多的地方看看。

从杭州出发，我先去了横店。

我没去那些漂亮的景点打卡，而是充分体验“横漂”充满临时感的生活：一个月房租四百，食堂吃顿饭十五，在组里演一场最便宜的戏一天一百八。有人号称自己一天劳务一万五，但出门就骑上了小电驴，有个老头儿70多岁了，关了影楼来追梦。这里一半的群演都不结婚，他们谈论王宝强，但从不看自己出演的电影。

在横店，我拍了自己的“模卡”

横店有个庙，每天中午会供应一顿免费午餐，我去吃过一顿，味道还可以。很多人就经常饿肚子，早上晚上不吃饭，一直躺到中午，等着这顿饭维持生命。他们一个月只需要花三四天跑剧组挣房租，剩下的时间就沉迷在网络世界里打游戏，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干，在房间躺着。

我觉得太神奇了，居然还有人是这样生活的。互联网上，如果一个人35岁失业，好像就只有跳楼这一条出路，其实你还可以来横店，很多焦虑是自己附加给自己的。

我后来又去了云南，在哈巴雪山下的小村子，晚上混进了篝火晚会。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在，一个热情的姐姐拉着我说，看上哪个了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帮忙。我给姐姐看刘昊然的照片，问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像这样的？姐姐指着领舞的小伙子说，他在村里最受欢迎。那个男生看起来有三百斤。

篝火晚会前的菜很好吃

我爬了哈巴雪山，在雪线上被风吹得走不动路，和向导缩在一块岩壁后面，这已经是当月他第六次登顶了；走了珠峰，认识了一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学者，在珠峰待了半个多月，观察一朵花的盛开；在福建，我遇到了一个相当孤独的人，他已经独自看守一座小岛十多年了；北京的一个女孩，我们见面前两个月，她开了辆车从广西到辽宁，走遍了中国沿海，每天跟着潮汐时间醒来，记录200万只鸻鹬的迁徙。

还没走出国境线，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种生活方式，生命展露出了无数辽阔的可能性。互联网上整天讨论房子和股票，结果居然还有人关心一朵花的盛开和一群鸟的迁徙。美好生活的标准也从来不是单一的，就像胖的瘦的男人，只是没找对自己的位置。

我看过一组数据，北、上、广、深四座城市的面积之和仅仅占据全国的0.33%，即便加上杭州、南京、青岛等15个“新一线”城市的面积，占全国的比重也不到3%。所以，超过全国面积97%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，我们一无所知。

旅行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在过去，我的生活循规蹈矩，上小学，然后是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上班，要去大厂，去最好的媒体。在旅行中，我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，让我大开眼界，原来还能这样生活。

我认识了一个男生阿飞，以前是个产品经理，经常加班，后来想试试只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我们遇到的时候，他正在学神秘学，研究算命。最近，他新买了一辆摩托，骑着摩托到处旅行，到哪了就扎帐篷睡觉，以天为被地为席。

我有一个朋友吴尘，疫情前在约旦难民营做志愿者，三十多岁从国企辞职，计划去各地做志愿者，帮助孩子们心理疗愈。最近，吴尘在一个苗族村子里，听几个女孩讲自己的逃婚计划。她是让我彻底消除了年龄焦虑的人，谁规定三十岁就一定要怎样？吴尘的终极理想是做无国界医生。

我还认识了一个高中退学的00后TAO，环球旅行两年多，走了十几个国家，回国创办了一个旅行组织，团队全是高中退学的年轻人。道路不通的村落，山巅上的道观，一对夫妇喂马放羊的农场，艺术家隐居的山谷……TAO带着人去到这些地方，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性。

我很惊讶，在我以前接受的教育里，高中退学，那是要去工地搬砖的。事实上，在进大厂和去搬砖之外的区间，还有非常辽阔的人生。

大家都是来陪我玩儿的

转了一圈，我回了杭州，刚好赶上秋天去满觉陇看桂花。桂花还没开，倒是遇到景区工作人员给石碑刷漆，大概是年久掉色，每年旺季要补刷一遍。

没看见桂花，总不能白来。我干脆凑上去问，哥，这是干啥呢？我能不能试试？

见有人主动帮忙，他高兴坏了，把刷子塞我手里，油漆桶往我脚边一摆，刷吧！少沾点漆，别流下来。

我在给“满陇桂雨”刷漆，身后的是我师父

于是，著名的“西湖十景”之一，2021年的满觉陇，几万人合照、几百万人参观的“满陇桂雨”石碑，是我刷的漆。

我把去满觉陇刷漆的故事发在豆瓣上，很快有一千多人点赞，我收到了上百条私信，能不能跟你一起玩？我才发现，我居然有一项看起来如此不重要但如此稀缺的技能：很会玩儿。

一个人玩也是玩，带一群人玩也是玩，我干脆发了条招募信息，在杭州带人玩儿。

第一站就是满觉陇，我带了一群人，浩浩荡荡地去和村民们搭讪。我们遇到了一个大叔，是个中学老师，符合一切关于中学老师的刻板印象：戴眼镜、穿衬衣、用保温杯喝水、非常能讲话。在中学老师家，他给我们介绍了村子的历史，介绍杭州的历史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，直到后来，他突然开始谈论中美关系。

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，男人年轻的时候空手投篮，长到一定年龄，就会不自觉地谈论中美关系。中学老师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，我带着大家慌乱的跑了，很担心他会两个小时都讲不完。

这诞生了我组织活动的一条重要原则，严禁讨论中美关系。同时也诞生了另一条原则，我们要拥抱随机性，找到城市最好玩的人，然后和他们聊天。

大家一起躺在草地上

在满觉陇带了三次活动后，我和村民们已经混得非常熟了，一路走下来，十几个村民和我打招呼，还现场和一个同姓氏的大哥认了兄弟。从他家出来，他悄悄拉住我，给我包里塞了一瓶桂花糖。

于是，我草率的做了决定，既然喜欢吃饭的人可以成为寿司之神，喜欢睡觉的人发明了席梦思床垫，那我，一个喜欢玩儿的人，还有这么多人想和我一起玩儿，为什么不能试着边玩儿边赚钱呢？

一个月后，我和朋友尾巴，一起创办了活动平台“小鱼尾巴丨杭州citywalk”，带人在杭州街头巷尾玩。我一直觉得，快乐可能也是一种天赋，很多人的烦恼在于太不会玩了，反正周末也不知道去哪儿玩，不如去办公室吧，好歹能挣点加班费。

到现在一年，我们做了四十多场活动，有了两千多个朋友。我前段时间过生日，在杭州包了个天台，邀请大家下班了都过来一起庆祝，一晚上来了六十多个人。

我们准备了颜料邀请大家一起画墙，有人带了吉他来唱歌，有人晒着月光跳摇摆舞，有人喝酒，有人吹风，有群人聚在一起聊“十八世纪的巴黎”，两米外，是另一群人聊web3和区块链。我从来没想到，在一个城市里，能有这么多人来给我庆祝生日，晚上，我拎着满满两手礼物，唱着歌回家。

在天台过生日

我们的朋友已经塞满两个500人群聊了，群里，有人问，杭州哪里可以摘草莓？有人问，哪家潮汕饭店最好吃？有人问，能不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tony？前段时间，群里因为一条新闻差点吵起来，很快有人说，这是个快乐的群，别吵了。

我看过一个笑话，妈妈带着孩子在迪士尼玩，她跟小孩说，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，别逼我扇你。在我看来，这是迪士尼的最佳广告，它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啊！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快乐的群。

城市，是我们的游乐场

我发现，城市的各个角落，都有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被忽视的风景。

我看到一本书里写，杭州的厕所分等级，最高的五星级厕所还会有名字，有个厕所叫“雪隐”，听起来太像一家日料店了。顺着地图，我去找这个日料店一样的厕所。

比眼睛最先找到它的是鼻子，太香了。就在厕所隔壁，有个房间是给保洁员休息的，我去的那天，保洁员煮了白粥，放了好多红枣，整个厕所闻起来是香喷喷的枣味。

后来，我去观察了好多厕所，有个厕所里，保洁阿姨带着儿子住在里面，每天他会在厕所写作业，另一个厕所生活着保洁员一家，妻子做保洁，丈夫做保安，一起守护着街道的干净和安全。这让我觉得，杭州是尊重这些保洁人员的，它给了他们休息的地方，也给了他们尊严。

还有好多这样的好地方，杭州市机关幼儿园，过去是蒋介石表弟的别墅，在横征暴敛为自己积累财富建房子的时候，他肯定没想到这里未来会成为一间幼儿园。有个著名的中医馆胡庆余堂，一个老杭州人告诉我们，小时候夏天热，孩子们都是来这里避暑的。早上八点前，花港观鱼的湖畔居会为70岁以上老人供应劳保茶，只需要一块钱茶位费，就能坐着聊天，我在那儿喝到了品种最齐全的西湖龙井，还欣赏到了老杭州人统一的茶杯——泡菜罐子。定安路有现在还在使用的公共浴室，晓霞弄能看到杭州最后一个公共厨房。

和路边阿姨借了杆子打柚子

遛鸟有遛鸟的地方，钓鱼有钓鱼的地方，唱歌有唱歌的地方，在茅廊巷菜市场，很多阿姨至今都在三楼那家服装店买衣服，店主的审美决定着整个社区的流行风向。前几天，高德地图给我推送了一组数据，我已经走过了杭州38%的角落，几乎相当于主城区每一条路，我都用脚踩过了。

我们常去的凤起路，其实是杭州一个相当热闹的地铁站，几乎所有人都去过。我把大家带到凤起路，玩捉迷藏。最厉害的一个人躲在一架摩托车上，钻进了雨衣，只露出来一对眼睛和一双脚，我们好多人在他旁边来来回回都没发现，成了当天的头号赢家。另一个倒霉蛋则连着被抓了五六次，只好举双手投降。

捉迷藏最佳隐藏奖

胜负不是目的，当绞尽脑汁寻找藏匿地点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观察街巷，尤其是一个路过了无数次的街巷。有人认识了杭州人晾衣服三米长的竹竿，有人遇到了一盆打着遮阳伞的茉莉花，有人找到了清明节小区门口烧剩下的香，并因此获知了杭州在每个节气都会烧香的习俗，有人称赞了居民晾在门口的七八个帽子和内裤，“很有品味”。

古着店和裁缝店混在一起，菜市场和商超就隔一条街，这里的足底按摩只需要40块钱，我还发现了一家店，门口贴着《还珠格格》的海报，好像停在九十年代。

有朋友说，认识我们以后，城市有了新的打开方式，杭州都变可爱了。

和人打交道最简单的方式是，先认识他们的狗

我们开着一辆装了音响的车，跑到西湖边唱KTV，邀请路人们一起合唱《西湖》；万圣节拎着糖果上街，发给外卖员和小朋友；自己画了一面帆，挂在帆船上开进了富春江；去污水厂参观，发现处理后的污水排进了富春江，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游泳的大爷们。

后来走到了更远的地方，去了横店，一群人拍《甄嬛传》穿越版，妃子们集体发现四大爷是个爱权力胜过妻儿的负心汉；去了景德镇，在一个废弃陶瓷厂里捡瓷器，带去鬼市卖了六十块钱；去了舟山，包了艘船出海，捞了吃不完的梭子蟹；去了泉州看大哥公，认识了这个因为爱哭被请出了开元寺的神仙；去了莆田，混进了假鞋交易现场，从此再也不敢找代购买鞋。

记者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有光环的，接受新闻学教育的时候，看到的都是一篇报道怎样改变了一群人的人生，但从业后，我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更多报道淹没在了浩如烟海的信息流里，甚至有的都没有刊出。

后来开始自己做城市活动，我发现我能连接起来少量的人，但这些人的连接都是实打实的，是真的可能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。当我能影响杭州朋友，可以让他们看到一个平平无奇的公共厕所，去凤起路玩一场捉迷藏，或者干脆就是聚起来一个社区一起唱歌，那接下来我想试试，能不能影响更多的人。

我读到过一个观点：作家和带活动有点像，就是安排读者的闲暇，使他们感到没有虚度光阴。

尤其是，这是我因为感兴趣而做的事，我不曾后悔将时间花在这些事上。可能也正是这种松弛的心态，我们一直挺顺利的，草率开始的活动组织，到现在一年过去，我被印在《每日商报》、《都市快报》上，入选了《南方周末》&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22青年力量，前几天有朋友发消息说，在天猫精灵的本地新闻听到你了。越来越多人在各个社交账号上找到我，在马路上遇到我，叫出来我的名字。

我去录制了杭州的本地节目《茅莹今日秀》，主持人和嘉宾都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。讲到我的故事，我带着大家去玩的街巷，他们说，“我在杭州就像一个游人，她讲了很多点我都没有深入的去看过。”

重建生活的附近性

我在杭州年纪最大的朋友，是在皇亲巷遇到的。我看一本书里写，清朝灭亡后，一些皇亲国戚搬到这条巷子里住，并且保留着满族旧俗，由此得名“皇亲巷”。于是，我在一个晴天过去散步，看看能不能搭讪一位爱新觉罗或者叶赫那拉。

在一栋楼下，我遇到了几位晒太阳的老太太，她们都八九十岁了。我和她们聊天，说些“今天天气不错”、“您身体真好啊”、“这件紫色小花衣裳可漂亮呢”一类的客套话。奶奶说，这里现在已经都是平头百姓了，没有满族人，更没有爱新觉罗。但见了年轻人，她们很高兴，和我们一起拍了张照片。

一年后，我又在差不多时间去了趟皇亲巷，居然又遇到了两位去年见过的奶奶，奶奶的手机里还留着我们的照片。她见到我很高兴，一直抓着我的手摩挲，手上的茧子磨得我手背痒痒的。我和奶奶说，以后我每年春天都来看您。

奶奶手机里还存着我们的照片

奶奶把我拉近了点，拍了拍我的背，说她答应了。

没有了爱新觉罗和叶赫那拉的皇亲巷，其实和杭州众多巷子没什么区别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它只是去地铁站要经过的一段路。但对我来说，皇亲巷变得不一样了，因为一位晒太阳的奶奶。

我和很多人分享过皇亲巷奶奶的故事，大家在生活里路过了无数的奶奶，但是从没为她们停下来过。互联网如此发达，我们能和遥远的人交朋友，拥有再小众爱好的人都能找到同好，我们关心房子和股票，关注美国大选，但是不知道自己住的小区，谁是最有趣的邻居。

学者孙哲说过，如果年轻人的社交地点永远都是各种商场，北京的SKP，上海的环球港，他们永远不会跟城市建立关联，回忆起来都是冷漠、高消费、没人情味。人一定要通过社区跟城市建立关系。

我们想成为这个枢纽，活在附近，也活在当下，关照身边的人，关注当下的生活，认真欣赏云彩、植物和街道，吃好每顿饭。我相信，每天好好过，未来，结果也不会差的。

我爸妈对我很包容，他们的感情很好，是那种结婚纪念日，我爸会买一大束花和蛋糕，俩人用手机摆在脚架上自拍的人。我的朋友里，有些已经被催婚了。我妈有天问我，你就打算一辈子也不结婚、也不带孩子？

我给她科普了李银河的理论，要是选择了结婚，那就得放弃爱情，要是决定了寻找爱情，那得做好一辈子不结婚的打算。“我选择爱情，”我最后说。我爸一边开车一边说，那感情好啊！

前段时间，我妈在家买了个麻将机，所以任何时候我给她打电话，她总在家打麻将。我妈问我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没事我挂了啊。

我觉得挺好的，我照顾好自己，他们也照顾好自己，大家都过得高兴。年轻人的工作选择，我妈说，让她折腾去吧！大不了回家，陪着她打打麻将，省得总得把我二姨找来。

在清迈，我妈路过一家中餐馆，然后坐下来看了春晚

2020年，我带着爸妈在泰国过年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还拥有在异国他乡不戴口罩、坐在中餐馆看春晚的自由。我们住的民宿对面有家便利店，除夕那天，我带着妈妈在便利店买东西，店员姐姐给我们看她新拍的照片，有“除夕”的汉字贴纸。我妈说，泰国人还知道除夕呢？付完款，他们就先出去了。

想起来最后悔的瞬间可能是，我应该把爸妈叫进来，教他们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打招呼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！

是疫情让我意识到，很多机会错过也就错过了，很多人见一面少一面，好多事不抓紧做，可能真来不及了。

版权声明：腾讯新闻出品内容，未经授权，不得复制和转载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